

## 答志摩

章士釗

日來時局倏擾。無伏案執筆之暇。瞥見志摩原文。以欲保持論壇生氣。乘隙爲此數語應之。所感萬端。百不盡一。他日有會。願語其詳。

徐君志摩。今日顧廚之首選也。有文揭於十一月十一日晨報副刊。對愚近作。多所評騭。題曰守舊與玩舊。謂愚持論。殊乏基本信念。所計不出實際便利之中。動機不外時代浮動之性。凡古之大人智士。獨立設思。純粹成性。不含有種作用。爲主義而標主義。以至誠無二之精神。與天下相接而圖所以易之者。愚俱未是其僞。此之所爲。亦如伊索寓言所載水中背影而已。吾儕信以爲真。相率赴之。其不共爲溺犬者幾希云云。統觀前後。信爲腔子裏流出之言。不同凡辯。自白話興行以來。時文能外於紅樓水滸。自闢理路。發爲莊論。使人讀之終篇。心意不惡如斯論者。吾見實罕。至愚因此而得忠告善道之言。使之洞明其所窮乏。不得不猛自策勵。以求副厚我者殷殷之望。尤奇已。

雖然。愚答志摩此文。其最艱於落筆者。則凡志摩短愚之處。皆以尙論古人之道出之。微論愚反駁無此厚顏。即自承亦嫌高慢。倘是文也。讀者引爲愚之定評。一字不易。百數十年後。重出於encyclopaedia之中。資人考覽。愚且以謂僥倖之至。何也。志摩文中之持以相律者非他。乃『耶穌聖保羅貞德勃羅諾羅蘭夫人。甚或至於蘇格拉底』也。愚之作答。正負既兩俱未可。請姑舍是。而別以一二要

義爲志摩告。

今世學者間之通病。即凡事必附會一主義以成其說。所謂學術爲一。自惡潮所橫潰者？志摩在歐。諒亦同聞是言。今此風亦漸流於吾土矣。白話文之惡濫。日報副刊之冗沓。以乙斯姆磨入。而愈見其甚。昨某畫報刊載羅丹彫刻。男女裸抱。下交股而上接吻。筋肉顫動。淫情欲活。此特一秘辛之顯相。從刻畫之真處而定其價耳。某畫家必從而張之曰。『此含有全生命之努力。羅丹在大理石上。高唱人道之悲歌。……真實之藝人。只知不斷創造新生命』。此種人道主義。不期而將血氣未定鑑別不周之青年子女。斷送以盡。愚所見親戚故舊。其子弟以挾有主義。正如志摩所謂『完全相信自己是對的』之故。衝挾一切網羅。視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卒之自悔無及。迷罔以終者比比矣。『浪漫派或新派』所造之假骨。招致諸狗而斃焉者。豈不然哉。今之少年。所患之膏盲廢疾。在以至易者而強字之曰至難。以至醜者而強字之至美。以至淫者而強字之曰至貞。以至惡者而強字之曰至善。奇辭起。名實亂（語本荀卿）。白狗黑。黃馬驪牛三（借用莊子天下篇語）。大言不慚。交相唱和。顛倒錯亂。如飲狂泉。是何也。即志摩尸視之『這點子原始的信心』爲之祟也（愚恒遇人語雜曰爾能作白話文乎或曰爾不能作白話文即無批評白話文之資格）。此一義也。

其又一義。即凡教義也。學說也。所有乙斯姆也。舉不涵絕對之理。而息息與時爲緣以見爲貴。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言仁言孝。每因人而異其詞。或往或不見。亦量事而不一其態。然孔席不暖。未聞以 Driving Power 偶感不足。致形頹喪。孔子集聖大成。亦未聞以其隨時之宜（聖人之道一龍一蛇隨

時之宜無有常家語本東方朔曾有至理未可以人廢之。有損靈明。愚義論之。今之言新文化者。誤於拋却時地人三要。空中摸索其所欲得。以飄萍爲堅址。移所構屢樓而就之。今志摩猶美其詞曰思想本身。試問思想。不以時表之。本身有何真值。即有真值。於人生果復何取。吾見至恒之道。以爲。Time-honoured 遂乃咎若鼎彝。如志摩勤勤稱道之羅曼羅蘭。其一例也。未見道與時無需。而徒以本身有何性何質。人乃鑽研頂禮。視同性命。柳子厚有云。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昭此義也。

右二義者。愚特有感而隨筆出之。不必假以自護。志摩云。凡無基本信念之人。不論爲新爲舊。不但無權充任思想之領袖。亦並不能在思想界占何位置。領袖之說。以衡於愚。根本外於論點。蓋自志摩外。愚夢寐中。亦固未聞何人以是二詞聯屬爲言也。此而有權。請得澈底放棄。至愚之時論。在思想界有無位置。則以思想界是否相繼濁亂。及須愚辭闢盡理之度何如爲斷。其權又自志摩與其同派人操之。非愚之所敢知也。

(錄自甲寅周刊第一卷第十八號民國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